

特別策劃

魁北克冷雨

溫朝輝

西川社

一個理想主義者罹難始末

西元二千零一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作為人的Cohen 逝世。縱是死了，同著仰慕者苦楚的淚和對立者惡毒的謾罵，有時限的軀殼化作烏有，早就無可非議。只是作為詩人Cohen 仍進行著他未完的路程。但他肩上，並無過大的使命。他無愧於他的世紀，更無愧於他的死亡。

二，零，一，六，原本隨機的數位標誌了一個荒謬的時間。今年，游吟詩人中碩果僅存的兩位再一次、絕非最末一次震顛了世界，相隔還不逾月。Dylan 獲獎所注入的喜悅不久就為Cohen 的噩耗沖淡，幾近於無，可見酒神並不偏愛於凡人。

詩篇與歌行同為最坦誠的語言。Cohen 以其絕代的憂傷與敏感，悸動與迷惘，定義了 W.H. Auden 以後的廿年，他的深邃無疑超越了 Allen Ginsburg，在他平靜得近乎隸穆的低吼中，卻是一種極迫切的理想，尤為強烈的願望。只是，作為理想主義者的 Cohen 已死。像是獨醒者絕望的自縊，絕望者慘澹的謀殺！

自發的衝動促使我以這冊小集作為對亡靈的薄祭。

詩翁，尚饗！

十一月卅一日，子夜，秉燭

獻給 Leonard Cohen ，

以致對漂泊靈魂的無限仰慕

—— 另一在掙扎的理想主義者

魁北克冷雨

苦雨將降下，從魁北克以南

敲到瀚海之東，隆起極希臘的山
眼袋鉤沉住血漬，注視且呢喃

胸腔內必訴諸爆炸的毀滅

戲謔過了，不合時宜的沉思

結垢的雨衣，十一月的茶禪

聲帶劃上骨刺，砥礪忸怩的

痛楚，花白了焦點，非真非幻

由腦海透過囚窗，看見心湖

醺

最原始的妄言，立下決裂的戰書
你唏噓，俯首低吟，牧歌奏起
冷雨已降下，魁北克的秋意

奈何不得

沉醉的酒意

恍恍惚惚的微醺

夜裡

焰火歡騰，掩飾煙霧

不聽漆黑耳語

熄燈看月，舉杯緩飲

二

待包紮的傷口

流不出血

只有腥紅的感覺

用白紗包住

顯露出

火的眉角

用甘霖澆下

似

對酒神的祭奠

平靜

混亂滋生平靜

(刺耳的電音在混響

它始終安穩地抨擊)

閒適的緊湊與

迫切的休憩

醉眼裡

是矛盾的相契

做不完的美夢和噩夢

編織在

裹住我軀體的

存在

無形塵網裡

一陣平靜打破

正在滋生的驚奇

終將被遺忘

卻頑固地生長

在幽靈的自我外

相對地存在

從冥火中現出

呼聲是鼓聲

鏗鏘的雙臂已

突兀地擎住

已丟棄的人稱

綠得蒼白

你的陰影纏繞著電線的陰影

又被強烈而戰慄的斜陽裁剪

堆積得厚重的油彩

乾癟，枯澀，綠得蒼白

空曠中的鮮亮不久便湮滅

渴望

把目光縱深向遙遠、渺茫的芬芳
青灰色落在我臉上卻不能將我覆蓋
斑駁的紅牆後，你綠得蒼白

我發現自己在溶流裡

無法掙脫泥濘

所有的惡毒與污漬

混合，在世上噴濺

花朵已凋零

花瓣已幹成粉末

連熏熱的風也不肯放過

黑色的日落

以外的世界

未知在已知中蔓延，

連成一片

以外的世界，閃耀著，

夜裡唯一的可見

追殺好奇與希望

似乎永遠不可滿足

卻攝住我的心，

攝住夏日的馨風

在不可辨識的以外

晃蕩著，又落魄地咒罵

（這無聊的引誘）

否定我嚮往以外的世界

（還是猶豫）

不因任何的理由

拒絕懺悔

我的學識只限於我的認知

必然，萬物的規律源自終極的意志

挽歌

而聽述者，我既已知曉你的容貌

你必定不是來自

顫動著光與熱的浩渺

我拒絕向你懺悔

你同我一樣卑微

藍星遊弋向西方，不散出一絲餘光

你神聖且高傲，同我一樣

明日的纖毫已在昨天顯現

從你的死亡裡頓悟出我的死亡
顰笑的眉尖與嘴角空洞無力

你是在嘲笑生命的不易

還是為自己歎氣

搔癢，觸痛會二次發作

一次為了亞當，一次為了超脫

義大利二重奏

一

徒然用金屬囚禁陽光

紫紅的、金黃的冰霜

這熾熱的氣息已滲透到另一旁

唯有我陷入時間無縫的陣仗

映著台伯河水的大理石長廊

重迭著散發著光束的手掌

這明亮得虛假的夕陽

是否照耀過終究矛盾者的臉龐

紫得醺醉的地中海上

平凡的英雄或許會歸鄉

但酒神與日神卻相伴徜徉

早已在辛酸中朽去的建築與雕像

儘管刀斧賦予你們不同于石的意義
卻是矛與刃把你們剝離了死亡

二

毫無威力的膨脹與破碎

我並不支持誰，也不反對

浸滿汗液的紙卷燃著早熄滅的煙

像我朋友↪的預言

在東西之間求索那危險的平衡
意象的重塑、再造與提純

實則並非雪茄與乙醇予我靈感
而是潛在又時而發作的性格之矛盾

你詢問機槍與利刃有何區別

正如我回答你的

墨索里尼只是凱撒的更迭

自但丁以來的台伯河水依舊流瀉

有我無我皆可

因為連詩藝也不可能不滅

受難

他代表了偉大，

又在生存與偉大間木然

明知是必定，他們還心感不安

別去搭理他，讓十字架沾滿血

爾後你便回家，繼續抱怨、沉湎

他早已料到這差別，

又裝作為此驚恐

沒有意義的對立，還不如不去

希望的熏煙迷住眼，他否定向前

他自己已為死亡舞蹈，

又拍賣自己的苦笑

室內的抒情

海，是亙古的誘惑

翻騰著潮冷的氣息

一個灰暗的、透光的形體

完全舒展

陷入深褐的沙裡

幻想著置身於

任何大陸的一段邊界

你感到拘束與沉睡

餘熱混合著水汽使你驚醒

呼吸微澀的風

貼上東方的印記

你懷疑這是夏的藥劑

騙著你神往

但你可無法辨別

天幕藍的程度

只能感觸浮土

另一塊陸地的燈塔

刺你的眼

於是你說：“夠了”

你小嘍一口海水

猜想著
閃爍的星，
是否也有它的憤怒

追憶逝水年華

夜晚醞釀成憂傷
陰影包裹著路燈的昏黃
翠綠照亮了我的眼臉
往昔所見的——都在腦中重現
噢氧化的，不再光鮮的時光
哪裡有平靜的湖面

能把我的辛酸隱藏

我踏過諳熟的道路，一如既往

身後隨即黯淡了——

可決談不上絕望

我將同他握手言和

就像接受既定的死亡

無名的意象

高懸于蔚藍霓虹上的，

圓得不可思議的月亮

把毫無敵意的幽邃驅逐、流放

冷焰

猩紅的信號燈閃著固有的光芒

不透明的玻璃幕後，赤裸的欲望

從未有過交往，從未投降

我在並不壓抑的小徑上

踐踏著清早的春光

還讓我說什麼，冷酷的世界

我的胸膛早已暴露在你面前

「射擊吧——無論你是否出於自願

如果你認為我已麻木，看清楚：

這武器就在我身後某處

又為何就此放棄抵抗，懦弱的兒郎
眾所周知——為著必須執行的死亡

殘忍的四月 二首

April is the cruelest month,
Breeding lilacs out of dead land.
The Wasteland

1

陳舊的綠枝上，蔓延著黴點

高樓之後的光線，柔和成圈

汽車頂棚上的塵土溶解、流瀉

逐漸模糊的、殘忍的四月

鳴雀的喧嚷比冬日更黯淡

不成形的碳，在夜幕的地平線前

擴散，分不清陽光從何處降臨

浮水印下的，只是一道道瀝青

二

未腐的三月的骸骨，

匆匆掩埋於朽土

即感

一半櫻桃在枝上繁茂，

另一半在酸中枯槁

靜止的油彩像在融化、流動
殘忍的四月，迷似的的微笑
難道你早就預知了消亡，

還是死亡的信號

佈滿浮塵的天幕下

陽光在我體內灼燒

鋪瀉著的，已融化的霓虹

殘喘著的夜燈和面容

在杯蓋下滋生陰暗

污穢、以及墮落的希望

這蒙蔽深刻地、久遠地縛束著

我，及另一個

試探著——永不可及的欣慰

高於欲望滿足的快樂

——多麼無法可想，

紫羅蘭色的生活

傾覆下的藥液，

在大地上奔走、流竄

人，從未如此謙卑

或許，沒有誰真正地負罪

病態

他的提琴嗚咽著不成調子

雜亂的、孱弱的音

符依著將斷的弦

他衣不蔽體地在破敗的、

滿是油垢的街上

流浪亦或是因放逐而沉緬

他的瘡疤遮住了眼臉

他煽動人羣奔赴刑場

自願把手腳縛上

他寬容地對逃亡者一笑：

有什麼關係呢？

是啊，哪裡不是出賣的槍？

他說“這是病態而不人道的。

但你們又豈不是自投羅網？”

噢，請放任我沉醉

黑的夜盅惑我嫌惡

原本不被人愛的生活

一切都變得複雜而陰險
骯髒的擊毀了全部信仰
我害怕著我曾熱愛的
我否定自己的理想

白的晝教唆我愚鈍

不去思考 也不去尋找

斜躺著無緣無故地停滯

這大概是指代不明的預示

是的，我恨你們，

讓我不平常的因數

難道我一定要背負詩人的苦楚，

表現得無畏？

噢，請讓我沉醉！

縱使懦弱，請放任我沉醉！

被迫的自由，孤獨與純粹的思考

上帝說：

你必須自由，

必須孤獨地在思想中

完成偉大的事業

你信任地應許了，

負擔下災難與痛苦，

澆灌著隱忍與沉默

可是為什麼我察覺出了疑惑

——不是在你的眼中，而是

萬物的締造者沉重的

眉宇之下閃現

救贖與承諾，

我應悔過而退卻了

這是一種禁錮嗎？

——如是我聞

上帝說：

你不當問我，

因為我不知曉的

並比你多

去問無形中的意志吧！

去問我的上帝吧！

他的雙眸濕潤了，

因迷惘而灰暗

一個聲音如其上，

如其下

神顯跡於上下之間

——如是我聞

正午，又蘇生的死亡

正午，又蘇生的死亡
刺痛的光芒，粉飾了

誰的籬牆

天空因太陽而凹凸

嘈雜的寒鴉

在蒼白的夜裡聲張：
再也不會有希望！

枯朽的樹叢編成網

罩住了，原本遲鈍的思想

惹得某人在何方呼喊

難道再也沒有哀傷？

他噙著淚水，送葬

夢幻而灼熱的傷

你為何不肯遠走

在這方墳前惆悵

茫然地來來往往

冬之首章

白樺葉落在生活的邊上

落在荒置或廢棄的

褪色如紙的照片上

板結得僵硬，尤顯淒涼的野草上

白樺葉無牽無掛地

落在你已潤濕的睫毛上

因而在膽怯的陽光下

板結得僵硬，尤顯淒涼的野草上

在褪色如紙的照片上

莫名地點染出

你黯淡的淚光

浸透了，我荒置且廢棄了的

局促的心房

我還能用什麼去辯駁呢

以無理的憂傷麼

以像天邊灰青的雲翳般

泛起泡沫的絕望麼

或是不置可否的應許

否定了順流的時日

連同著昔日那脆弱而不堪一擊的

幻想，

從容在選擇走向

更無可救藥的迷惘

別問哪裡是生命的歸宿

是鏡框那微如線的角落

還是滿載著慚愧與懺悔的

為繆斯所滋養的梁

不，救贖絕非兒戲

而終點，也絕非死亡

冰冷的日光刺在臉上

折磨著這身兼負痛苦與夢的皮囊

它的輪廓只因颶風而收縮、繃緊

承載了刀的鋒芒

明知前方是死地，還要笑
註定會毀滅的將不再有機會存在

所以

笑出聲來吧，這裡只有

被詛咒的詩章

冬之末章

一點銀杏葉熄滅了，無助地

暫依在會折斷的虯枝上

幾簇星火障礙了你

在初秋俵望的背影

如今也稀零了，映證我們共同的

結局，垂在彎曲如線的樹

跳著瀕死的舞步，槁朽如

凝滯的青煙，在掛著冰凌的空氣裡

傾吐著，窗前之人的心跡

他厭煩著什麼，又是什麼

在清晨驟雨中乍起

他又渴求著什麼，又是什麼

憑吊了，刺骨的回憶

我打牆角走去，向那長綠的

榕樹的林

儘管冬之冷雨僅在凹凸的

路面上留下
一線微弱的光明

假面自白

躺在臆想裡，維繫著不需要消耗的
生存；我虧欠某人一次懺悔

向著否定了救贖的神，這是在聽誰
嗚咽著，吞下清晨與黃昏；又悵望

降臨奇跡，操控命運的平衡

啣嚙一句：痛苦是自然那合一的根
吶喊一聲：痛苦，是自然合一的根

躲在猜測裡，憧憬青春

勾勒出流星斑斕的劃痕

包裹著磷火的光圈；閃耀著

親吻沉默的大地，親吻他那

凸起的額骨；以生命七彩的唇

自我在月亮的陰影下生成

又消散；呵，在天際漂泊的遊魂

死在遮掩裡，咒罵著虛偽的

殘羹；又咀嚼它們，毫無餘地

可惡的生存，讓人愛到忘記

忘卻了又蘇生，在蒼涼的桂樹下

一次又一次地，把高傲沉淪

酒神祭

估計著萬物的終點，我們

溯回了起點，往復的年輪

被硫酸咬在足跡的深處

或許有人可以不斷走過

但我情願也只能，承受這一次

擁有的歡欣與失去的振痛

同著在那股烏黑海流上的掙扎

是啊，我只能一次朝身後看去

乞禱還未完成這平凡的人生

酒神啊，請笑納著
消受著，這夜的笙歌

權且

當作對你的薄祭呵

先於我的

在我存在之前就被領會了的

更崇高的存在啊

釋放吧

攢射出那些寶石般的色彩吧

今日

復蘇了

狂歡

在你沉睡的夢底

昏厥的默想中

酒神啊，請笑納著

消受著，這夜的笙歌

權且

當作對你的薄祭

被規定的

濫飲，被指證的

存在

繚亂的心緒掙扎著

被詛咒的

惡欲滋養了

草地

憔悴了

未發的花莖

催動吧，心頭的野獸

罪舞 又迷離

呼號：

薄祭，薄祭

酒神啊，務必笑納了
消受了，這一夜的笙歌

權且

當作對你的薄祭呵

嘴角，已幻化

瞳孔，迸大了

春之來臨

佳釀又新

都歸於你的聖跡

夜鶯在白晝的啼鳴

是你發出的邀請

眾生一日的放縱

都是奇跡

啊，奇跡

酒神啊，千萬笑納著

消受了，這一夜的笙歌

權且

當作對你的薄祭

藍天上閃爍的星

是否為對你的應許

撒旦詩篇

一

超度

振翅如對窗外的乞求，
仿佛我是無上的神，

響用你甲殼裡的哀怨。

胸腹間讀不懂的白色花紋，

又在明火炙烤下冒出惡臭的青煙。

一次抉擇在我面前。

既然我全權掌管生死，

時間的早晚也無需再矜持

我要用信念挑逗你，一點點侵噬你的心智
最後用你乾癟的靈魂，作為向我主的獻祭
誠然是不必要的殺戮

如此憐憫你，我決定施捨亙古未有的祝福

不以安慰把你歸於塵土，主啊，

准我浸潤他以痛苦罷

去完成屬於你的任務

一邊賭咒我，一邊瞑目吧

在此之前，更崇高的存在以許我

以愛之名將你的軀殼刺破

炙日之下我以淚水為你助燃

去吧，切莫回首，去吧，Amen

二

佈道

正午之前，神跡初現

莫名地在帆布上，烙下費解的斑點

一部分消逝，雪藏了朝聖者的夙願

一部分紛飛，遮掩罷天使的容顏

無光線的晴空下，泛白的夏天

神跡已顯現，就在正午之前

於心頭默念，擬定好的頌篇

頷首禱面，乞求繽紛與香甜

於心頭反復地默念：恩典，恩典

沐浴在鴻蒙中的主啊

我何時能與你相見，哪怕僅一面之緣

霎時又唱響的蟬鳴，是否是你應許的諾言

刺目的日光，來臨的應該是令我閉眼的信號

我會毫不揣測你的啟示，主啊，讓我回到你的身邊

三

禱言

撒旦

這是個什麼結局，主啊，我是否扭曲了你的意志
為著這星月兼程，多少個日夜的茶飯不思
然而我無上的主啊，你卻不是我希冀的樣子

想必你已知知，昨日我手刃了一隻無名的蟲豸

向你禱告，以無價之生乞求您的佈施

可你一言不發，把我的放逐僵持

我可敬的嚮導啊，你渴望殺戮還是仁慈

主

當然是仁慈，我曾經的高徒

你還不明白麼，怎麼，還在執迷不悟

來吧，相信我，你得再一次被寬恕

我唯一的規定，並不是把你手腳縛束

人是需要被拯救的，苦雨降下他們的福祉

此刻的你仍遜色於神，我迷途的孩子

懺悔吧，為曾經的愛憎送葬吧

你受的苦抵去了未贖的罪，現在要重新開始

撒旦

不，我一度崇拜的老師，人不需要救贖

更無妨於命運，是啊，我會教唆你的愛徒

甚至也包括我自己，想蒙昧們揭示真正的主
但他們的靈魂全是不可挽回的了，我們應得放逐

可絕不能為自由屈服

乃至於為不應得的痛苦

主啊，你唯一的弱點是你的完美無誤

我的高貴絕不只展露於這顆頭顱

Oracle the Obscure

It is time the heart should be unmoved,

Since other it hath chased to move.

——Lord G. Byron,
I saw the sweep

Canto I

晨歌

瓦藍色的顏料平鋪出寬大的雲幕
水和色彩潑灑上依稀的光芒
在火的荒野裡安然無恙的青霧
新月還未淡出便吐露了驕陽

匆忙點染成形體分明的喬木

排在與我距離日月同樣遙遠的地方

山巒那玫瑰色的海螺伏倒處

正是兩大對立世界和平相處的中央

彌留者一筆帶過的話語

寥寥幾句關於夜的寫影

晨颺對誰表述衷情

天穹結起痂的創口

無名神模稜的傳音

須臾化了風吟

夜曲

靜默地坐著聽夕陽西下
一端把寒冷的呼喚咀嚼
火燒火燎地點燃了白髮
在斜陽照耀下長成新月

猛獸青面獠牙，彈響胡茄
詩人睜開了眼四處察覺
玻璃質的瞳孔映出銀花
有限誕生在鉛織的陵闕

仿佛是佈景黯淡了
珠貝透著灰色螢光
它腳下死寂的村莊

大地盡頭那面閃亮的牆
嘗試尋思著自己的重量
沉睡著某位星辰的遺孀

Where palsy shakes a few, sad, last grey hairs,
Where youth grows and speetre-thin, and dies.

——John Keats,

Ode to the nightingale

Canto II

溫情的天空

去無風的蔚藍中尋覓

我那些破滅在嘴邊的詩句

沒有規律的歇斯底里

撥撩起如蒲公英般的心絮

定格抑光面浩瀚的陰翳

代言了最感慨的唏噓

睜眼做著最沉痛的夢囈
跌入了從淨境到煉獄

終於在心湖之底
照見我戚容的影
觸摸你無痕的秘密

毀了我摯愛所與
你無聲息的叮嚀
戳在時間軸的縫隙

冷峻的海洋

冷峻的瓦爾普吉斯之夜
酣罷一場蘭波式的暈夢
懷揣找不見憑據的喜悅
源自埋名者寄來的饋贈

我們體恤被虛擲的歲月
毫不在意即將被給予的餘生
往復之常吞噬人的心血
徒然的挽留是最無妄的紛爭

黑色躁動起欲界的神魔
騷癢正蘇醒了麻木的感觀

奔流在此處忘川

重複那還未應驗的禱言

在沒來得及合攏的手掌間

伴著燈炮與酒闌

Yet, though I cannot be beloved,

Still let me love.

——Lord G. Byron,

I saw the sweep

Canto III

漂泊的大地

湖泊與江河是你的淚腺

沒有色彩的大地綻放藍色花朵

渴望在特拉克爾的秋天

於矢車菊簇擁中與你擦肩而過

嘲鷓棲于泛黑的白樺樹顛

日復一日唱著驪歌來迷惑

四望依然刺目的教堂壁面

旅人停步在了故園的角落

爐火上的茶炊盛滿
一路的疲憊與牽繫
有顆靈魂似乎要喘息

在驚蟄的時節裡
弦月拘束了天體
哄睡了漂泊的大地

無弦琴

晚霞帶著阿波羅無限的眷戀
釘在房脊上的雲肯求光明庇護

輕揚扶起最寡言的地平線
飛鳥合上了由八方聚攏的日暮

黃果樹下演奏起豎琴無弦
阿爾忒彌斯的眉頭微蹙
她一氣哀歎激起雲沫萬千
吹現鉤月那冰潔如朝露

最古老的牧歌唱徹
月之宮邸幽囚紅顏
琴無弦而伊心蕭瑟

晝與夜從未完全交割
今日的黃昏縹緲如煙
無弦的梯通何人樓閣

Still wouldst thou wing, and I have ears in vain,
To thy high requiem become a sod.

——John Keats,

Old to the nightingale

Canto IV

流浪的少年

回去！回去！回到你失散的舊夢裡去

肅穆的披風已將小城鎖閉

那是什麼催促你驀然戰栗了步履

如此盲目地問及生之真諦

摩挲過玄虛岩搭的街衢

匍匐地覲見，穿戴綴藍花的晨衣

情緒波瀾如黃梅時節雨

來去之間只會像未刊行的詩集

勉強湊成一首十四行

紀念已預知的限期

環顧越不過的牢房

臨了，你被傳頌的模樣
攜無法抹去之印跡
拜謁未曾見的空曠

被驅逐的將軍

南回歸線以南的大洋
夜半的星辰綠透了碧海
佩劍的將軍目眇結霜
濺起的淚光潤解了塵埃

盈虧的月見證人的盛衰

縱使英勇也砸不碎，眾生賦予的榮光

被還以自由的築成高臺

再身為偉大也免不了，落魄，悲壯，蒼涼

他早情願受這被寬恕的罪

忍辱負重者不會有憩所

他誓言此去不回！

號作遺忘的酒雜陳了五味

回憶到無以附加的沉醉
飲盡後，一杯還酹！

此稿集成後一年，Cohen 離世兩年後整理舊作付梓。

W.Z.H.